

精裝文學 1064 KLASICS

La vie des elfes

# 精灵的生活

[法] 妙莉叶·芭贝里 著

赵苓岑 译

Muriel Barbéry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精灵的生活

[法] 妙莉叶·芭贝里 著

赵岑岑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灵的生活 / (法) 妙莉叶·芭贝里  
(Muriel Barbery) 著; 赵苓岑译. — 南京: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8  
(精典文库)  
ISBN 978-7-305-17125-3

I. ①精… II. ①妙…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4715 号

Muriel Barbery

**La vie des elfes**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5-52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精灵的生活  
著 者 [法]妙莉叶·芭贝里  
译 者 赵苓岑  
责任编辑 徐 楠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8 字数 148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125-3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致塞巴斯蒂安

致阿蒂、埃莱娜、米格尔、皮埃尔及西蒙娜

## 目 录

### 降生

|                |    |
|----------------|----|
| 大西班牙的小不点 ..... | 3  |
| 大意大利的小不点 ..... | 13 |

### 弓箭手

|                 |    |
|-----------------|----|
| 安热拉—黑箭 .....    | 27 |
| 古斯塔夫—死亡之音 ..... | 39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54 |
| 玛利亚—野兔和野猪 ..... | 56 |

|                   |     |
|-------------------|-----|
| 利奥诺拉—光彩照人 .....   | 72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88  |
| 欧仁妮—战争的时时刻刻 ..... | 89  |
| 拉斐尔—仆人 .....      | 101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112 |
| 克拉拉—拿起念珠 .....    | 113 |
| 彼得—伟大的商人 .....    | 119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131 |
| 弗朗索瓦神父—这片天地 ..... | 133 |
| 亚历山大—先锋 .....     | 144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159 |
| 安德烈—到地里去！ .....   | 160 |
| 特蕾莎—克莱门特姐妹 .....  | 177 |
| 小范围精灵会议 .....     | 186 |
| 罗丝—天家 .....       | 187 |
| 柏图斯—一个朋友 .....    | 197 |
| 雾境半边会议 .....      | 207 |

## 战争

|                |     |
|----------------|-----|
| 欧仁——所有的梦 ..... | 213 |
| 雾境半边会议 .....   | 236 |
| 致谢词 .....      | 239 |
| 人物索引 .....     | 241 |

降 生





## 大西班牙的小不点

大多数闲暇时，小不点在枝丫间。如果你不知上哪儿寻她，就找找树。先找那棵大山毛榉，树下是北坡屋，她喜欢在那儿观察农场动静，做做梦。不行，再瞧瞧神父院里的老椴树，就在新砖砌起的矮墙后。实在找不着——冬天里老这样——她兴许就在橡树林里，在相连那山西边的背斜谷中。那山连绵如浪，只种三类橡树，仿佛这天地之间没有更美的。只要能躲过上课、吃饭、弥撒三点一线的乡村生活，小不点都窝在树里。她也邀过三两同学，她们赞叹一片，竟有如此轻柔瞭望地，容她珍惜、欢度荣光之时，与人说笑、谈天。

一夜，她靠在中间那棵橡树的矮枝头。背斜谷中，满满阴凉。她知道总有人要寻她回去，回炎热里，她便决定抄小路走牧场，瞧瞧邻居的羊去。动身时，薄雾初起。这一带，父亲农场的墙垛一直到马塞洛家农场，每一蓬草她都认识。要是闭上眼

睛，田野的隆坡、溪里的灯芯草、小径的石子、柔和的起伏，如星辰指路；但这时，出了异样，她瞪大眼睛。就隔着几厘米，有人雾里前行，奇怪，她心上一紧，仿佛心跳到了嗓子眼，脑海里一串奇异景象——她看见一匹白马走过灌木和马路，路上的黑石子闪着光亮，在上，簇簇叶片。

得说说，做出这等大事时她是怎样一个孩子。农场里六个成人——父亲、母亲、父亲的两个姑婆、母亲的两个姨婆——宠爱她。她身上有股同龄人没有的魅力。别的孩子，初时温和，出生后优雅，极好地混合着无知与喜乐。而她不，她一动，牵出彩虹的光晕，牧场里、林间锻造的人们会说，那是大树在摇晃。除了最老的姑老太，因额外迷恋异数，认为小不点身体里有某种魔力。但可以肯定，这孩子丁点大举止却不一般，一动，仿佛空气无形中也动，起了涟漪，她似蜻蜓，似风中细枝。另外，她黝黑，动如脱兔，偏瘦却精致；双眼似黑曜石闪烁；暗色肌肤，近于褐色；斯拉夫人一般的颧骨上高高几点红斑；唇线分明，而且，红如鲜血。好个明艳动人。瞧她那个性！田野里疯跑，草里躺，呆看广袤天际，光脚溯溪——哪怕是冬天，就为一点儿清凉或刺痛的感觉。她和所有人攀谈，带着主教的严肃气，讲她野在外面的壮举和琐碎。透着点淡淡忧伤，俨如超越感知超然的灵魂，凭着随处可见的点点迹象，就算身处庇护所——哪怕极端贫瘠但也让她长大的地方——她也已在预想世界的悲剧。如此，心底这稚嫩、热烈而秘密的触角，觉察到凌晨五点的薄雾

里她近旁一个无法看清的生物，但她更相信神父所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既友好又不可思议。所以她不怕，没在怕，而是走向岔道，走向之前决定的地方，看羊。

有什么抓住她的手。那只大手，仿佛缠绕着柔软温热的线团，温和地抓起她的手，她的手被完全地包容在那奇异的手掌里。人的掌心攥紧另一只手时绝不是这样。手指穿过那丝般柔滑的线团，她感觉有凹有凸，像一只巨大的野猪蹄。这时，往左，几乎拐了一个直角，她明白了，要朝小树林去，绕过羊群和马塞洛家的农场。小树林里有片荒地，挤满了湿润的野草，野草美美地漫上小坡，连起一条曲折道，接上山丘，倾泻而下洒满美丽的白杨林。白杨林溢满如毯的草莓与长春花。就在不久前，每家都还在砍树，初雪时锯开木头。哎，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回。但现在，没人要说这事，因着伤感或遗忘，也因此时此刻，小不点正奔向她的命运，紧握着巨大的野猪蹄。那一夜，正值秋天，好久没那么暖和了。人们迟了又迟，才把苹果和梨放到地窖筛子上，让它们阴干起皱。漫山遍野的葡萄园里，虫子醉了多久，雨便下了多久。空气似有气无力般，多了慵懒的叹息，静谧中夹带着确信：事情总不会完，只要还像往常那样苦干，不停不息，不怨天尤人。人们静悄悄地体悟着漫无休止的秋天，秋天说，不要忘了爱。

好了，来瞧瞧小不点，正朝东边林间空地走呢。又出了件

意想不到的怪事，下起了雪。突然间下起雪，并非小小一片片，沉寂中湿湿的绒毛勉强积点雪的样子。大雪纷飞，大如木兰花的花骨朵，飘斜而下，密不见光。村里，六点，所有人都惊呆了；简单套了一件人字斜纹衬衫劈柴的父亲，池塘边给猎犬热身的马塞洛，揉捏大圆面包团的雅内特，还有秋末梦着遗失幸福，埋首皮革、面粉、稻草，往来奔波的其他人，真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跑到牛羊棚拴牢门闩，赶回羊和狗，着手做点什么，不亚于秋日美好的倦怠：围坐火旁第一夜，外面下着雪，仿佛魔鬼在外。

打点着，脑子转着。

想着想着，有人想起，十年前秋季某天，一日将尽，突然大雪纷至，似天穹破，洒下洁白碎屑。然后就想到了小不点的农场，才发现她不在那，父亲已经套上皮帽和百米之内都能闻到防虫剂味道的猎衣。

“但愿他们别来带走她。”

他咕哝着，消失在夜里。

他敲响了村中人家的门，农户、马具皮件商、鞍具商、村长（同时也是养路队长）、护林员和其他人。无论上哪家，他都只有一句“女娃娃儿不见了”，然后离开往下一户。他套着猎衣和御寒大衣的身影一晃，人们惊叫一声，穿戴一番，随他一头扎进风暴，去下一家。到马塞洛家时，已经聚集了十五人。马塞洛的妻子早备好一锅肥猪肉，温了一壶热酒。战斗须知断断续续十分钟内交代完毕，大家也都整理干净一切。这无异于每个捕

猎的早晨,只一点不同,野猪的线路不是谜,无法预料的是小不点儿,那可不比普通的淘气包。只是,父亲和其他人一样,心里有数,这一带没什么巧合,上帝和传说打点得很好。人们猜测上帝和传说留着一手,只是长久以来村里的人忘了。就我们来说,你看,船只遇难时极少有人理智,更多靠眼睛、脚、直觉与坚守,那一夜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记忆里,十年前同样的一晚,他们攀山口为追上前方某个身影,对方走过的痕迹指向东边的林间空地。父亲怕就怕上到那儿,一个个汉子只能瞪大了眼,画着十字直摇头。就像十年前,找到空地中心,对方的脚印突然没了,人们出神地看着丝滑如新生肌肤的雪地,从未有人踏足,寂静无声。若非知道情况,所有猎人都肯定过去两天里绝无人来过。

让他们在大雪里爬上一会儿吧。

小不点到了林间空地。下着雪,她不冷。带她来的那位开口了。一匹漂亮的大白马,夜里全身缭绕起薄雾,漫向人类世界——西边,莫尔万冷得发青;东边,人们忙着收割,滴雨不下;北边,平原连绵;南边,雪都没过膝盖了,人心焦灼欲裂。是的,一匹漂亮的大白马,长着手脚和尖爪,不是马,也不是人,更不是野猪,三兽合一却不定形——马头时而变人头,身子同时拉长,配上蹄子,先缩成小猪崽的蹄儿,然后变大成野猪蹄,没个限制地变来变去。小不点凝神静气地看它各种特性的舞动,看

它舞动中书写自己的名字，变来换去，一步步踏出知识与信仰。它和她说话，声音很轻，薄雾在变幻。然后她看见了。她听不懂它说的话，但她看见同样一个大雪之夜，同一个村落，她的农场，台阶上，白雪上摆着个小白人，是她。

与她擦肩而过的人谁都没有留意台阶上像只小鸡一样瑟瑟发抖的小不点，只有看那肩膀，摸摸心脏，才能感觉到那是纯粹的生命在颤动。是老太安热拉，她正要去吆母鸡，却发现了小可怜。她在看着她，一双黑黑的眼睛几乎占满了琥珀般小小的脸，一看就是个小人，老太惊呆了，脚还悬在半空，等她镇定下来，便大喊：“大晚上有个孩子！”然后抱她在怀中往里走，不要雪花沾她一点儿，雪大得要死。那晚，过了一会儿，老太宣布：“我就说上帝跟我说了。”然后迷茫地闭上了嘴。怎么说清这世间的曲折动荡，竟然发现一个白色襁褓中的新生儿，各种可能乍现如炫目之路，未知在大雪之夜咆哮，时空汇拢内收——但至少她感觉到了，也托上帝让她懂得。

安热拉发现小不点后一小时，农场人满为患，村民们开会的开会，追踪足迹的那队人马去追踪足迹。他们跟着那串单独的脚步从农场出发，上山往东边小树林去，雪深没腰，艰难跋涉。之后的事都知道了：到了空地，追踪终止，男人们往回走，心如乌云压顶般沉重。

“但愿。”父亲说。

谁都一言不发，都在想那脚印或许就是婴儿不幸的母亲  
的，或许……所有人都画起了十字。

小不点打量着这一切，睡在上等细亚麻布的襁褓里。襁褓  
的花边刺绣陌生得很，十字让奶奶们心头一热，那行文字转而  
又吓坏了她们。所有人都在仔细辨认，仍旧一头雾水，直到让  
诺的到来。因为战事，村里二十一人有去无回，村政府、教堂对  
面竖起了纪念碑，也让邮递员让诺到过“欧洲”较低的国度——  
所谓“欧洲”，在这位救急的来客看来，无非村办公室地图上粉  
红、蓝、绿、红的点，再没什么。相邻不过十二公里的村落间都  
划着严格的分界线，哪还是什么欧洲？

让诺刚到，满头是雪，母亲端上一满杯热腾腾起雾的咖啡。  
他看着压光面上的绣字，说：

“老天，西班牙文。”

“你确定？”父亲问。

壮汉用力甩满鼻子的雾珠。

“谁想说什么？”父亲又问。

“谁晓得？”让诺不会说粗话。

两人都摇起了头，借着新起的雾珠消化着事实。所以小不  
点来自大西班牙？居然是这样。

这时，女人们没顾上喝咖啡，把吕塞特找了来。她刚分娩  
完，来了就给两个小娃喂奶。小娃娃依偎着吕塞特白嫩如屋外  
新雪的乳房。在场的人全无丁点猥亵之意，新妈妈的乳房美如  
糖面包，谁都想舔那么一口，感觉世界一片安详，那可是两个小



小的生命悬在胸膛，以乳汁滋养啊。小不点吃饱了奶，可爱地打了个嗝，圆似弹珠，响如钟，所有人哈哈大笑，亲热地互相拍着肩膀。大家松了一口气，吕塞特整理好自己的贴身上衣，女人们往大片面包上刷层鹅油，热好后涂上野兔酱。因为她们认准了是神父造的孽，她们都想好了，得把闺女养在个基督徒家里。再说了，像这样，不知哪窜出个西班牙小不点跑到某某家台阶上，这到了别地儿可能是个问题，但在这儿，不是。

“好吧，”父亲说，“照我说这就是小不点的家。”他看了母亲一眼，她对他笑；看向宾客，每一个人都一脸满足地凝视着婴儿，看她们睡在大火炉旁的铺盖里；再看看神父，美滋滋地沉醉在野兔酱和鹅油里，起身靠近火炉。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这里就不再重复乡野神父如何赐福了；他口里念叨的拉丁语只会让人晕头转向，人们更想学点西班牙语。但他们仍然起身，看着神父祝福小不点，每个人都清楚，大雪之夜也是承恩之夜。人们记得，祖上有人说起最后一场战，冰结那么厚，寒冷、惊骇交加。打了胜仗，记忆里也注定打上死亡的印记。那场仗啊，某个月亮渐升的黄昏，特遣队前行，那人说自己甚至怀疑儿时的条条道路是否真的存在，什么拐角的榛子树、圣让的蜂群，毫无意识，所有人一样，冷得要命，那边，冷得要命……谁能想象命运如何继续。战无不胜的勇士溃倒于寒冷，一夜疾苦。但黎明之时，突然下起了雪，那雪……那雪，是人世的救赎。那一带再不会冻结，人们纷纷感觉到额头那点点温湿，温暖的雪花